



蘇黎世，2024 年 9 月 30 日



由瑞士聯邦文化部資助的研究殖民主義時期背景下的文物來源研究項目的結項報告

項目名稱	瑞士博物館藏品中入藏于 1889-1949 年的中國敏感文化財產之調查與研究：義和團戰爭
項目資助機構	瑞士聯邦文化部 PB23-24 KE 12
研究機構	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
報告作者	Prof. Dr. Mareile Flitsch (傅瑪瑞教授) Dr. Yu Filipiak (周鈺博士)
時間	2024 年 9 月 30 日

目錄：

簡述

工作報告

總結

附錄：瑞士博物館中疑似義和團戰爭中被掠奪藏品清單



## 簡述

### a. 承擔本項目研究機構簡介

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隸屬大學民族學係，該博物館擁有約 50,000 件藏品和大量珍貴的館藏檔案，並通過大學理事會與民族學學科教席相聯繫，由民族學教席作為主管，理事會負責協調策略和營運業務。作為教學與研究基地博士研究生可在博物館接受實踐培訓，並提供教學。同時在校學生可通過實習、協助參與展覽、收藏、檔案、教學研究項目等工作並接受相關專業培訓。

### b. 待調查藏品清單簡介

以工作坊項目與系列展之一的特展“被掠奪的物品？關於中國晚期王朝文物之五問”為框架，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對約 80 件 1900 年至 1949 年間入藏中國文物的來源進行了研究，一求證其是否與義和團戰爭期間的劫掠物品有所關聯。發生在 1900-1901 年間的義和團戰爭主要是針對中國北方義和團反殖民、反基督教、反現代的運動。在此期間，由於八國聯軍的劫掠行為，北京城約有 80% 被摧毀，大量的文化資產被摧毀或掠奪侵佔。在此之前，1860 年英法軍隊劫掠圓明園所造成的創傷可謂是義和團戰爭史前史的一部分，其中大量的中國文物最終落入私人手中，並被包括瑞士在內的世界各國收藏家收藏，例如：溫特圖爾自然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宮廷玉如意等。

### c. 研究專案與結果的簡要摘要

據對瑞士民族學博物館藏品的初步調查顯示，人們普遍對博物館中保存義和團戰爭中疑似被劫掠的藏品感到驚訝。因此，民族博物館決定與中德文物來源研究專家周鈺博士合作，在一個以研究為基礎的系列工作坊展覽中探討這個主題，主旨是調查本館館藏中國藏品的來源。為了調查瑞士其他博物館及民族志博物館中可能存在的義和團戰爭被劫掠物品，我們向聯邦文化部 BAK 提交了一份申請。主要目的是了解瑞士博物館界在這方面的情況，並就境內博物館中可能存在的疑似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物品提交一份初步報告。此報告還包括一份來自參與本項目調查的多家博物館中的 191 件疑似被劫掠中國文物的藏品清單，這其中也包括少數已被證實的被劫掠文物。

研究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的瑞士民族學藏品中都有義和團戰爭時被劫掠或疑似被劫掠的藏品。這些文物是通過購買、捐贈、遺物轉贈，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有針對性的收購而進入館藏的。由於缺乏文獻記錄，研究這些文物的來源通常很困難。我們沒有發現任何瑞士國民當時直接參與搶劫的證據。瑞士在 1900 年前後既沒有殖民地，在中國也沒有外交代表，當時僅有極少數瑞士籍人士以非官方性質參與了鎮壓義和團戰爭。在此期間瑞士人也積極地收藏來自中國皇室物品，這些物品通過各種渠道（包括鑑定證書）進入到瑞士各家博物館的藏品倉庫。然而，也有證據顯示當時部分瑞士國民對義和團運動持支持態度，甚至有某些瑞士公民實際上作為委托人代管中國文化財產的實例，目前這一類代管收的課題尚未在此項目的研究中深度展開。但我們作為本項目研究者相信，以本館一位收藏者 Hüssy 先生和將整套官袍託付給他的中國官吏的事件為例，此類收藏方式並非個別事件。



## 工作報告

### a 項目啟動時的初始情況和研究狀況

本報告介紹了為期一年的研究項目“瑞士博物館藏品中入藏于 1889-1949 年的中國敏感文化財產之調查與研究”的結果。本研究的重點在於義和團戰爭（1900-1901），以及義和團戰爭中被掠奪的物品在何種程度上、以何種方式入藏瑞士博物館的問題。以北京及周邊地區包括天津地區為當時劫掠的主要區域進行研究。

### b. 項目流程（包括項目研究人員的任務和工作清單）

根據既定目標，研究者調查並分析了六家瑞士博物館的入藏時間在 1900 年至 1949 年的中國藏品。進行藏品分析的博物館包括

- 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 (Völkerkundemuseum der Universität Zürich)
- 雷特博爾格博物館 (Museum Rietberg)
- 伯爾尼歷史博物館 (Bernische Historische Museum)
- 聖加侖文化博物館 (Kulturmuseum St. Gallen)
- 巴塞爾文化博物館 (Museum der Kulturen Basel)
- 日內瓦民族志博物館 (Musée d'ethnographie de Genève MEG)

### c. 研究方法及研究結果展示方式

傅瑪瑞教授和周鈺博士首先對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的中國文物進行了有針對性的研究，並為該項目奠定了研究方法的基礎。在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策劃展覽“被掠奪的物品？關於中國晚期王朝文物之五問”期間，研究者在館藏資料的非常稀少的情況下，為疑似劫掠藏品設定了甄別類型。以 1900 年至 1949 年間收集、採購並入藏為範圍，對中國藏品來源、品質、背景及檔案中的參考資料進行深入研究。同時，研究者也提出了三個概念，其中前兩個概念是在策劃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的展覽《向藏品提出五個問題》系列工作坊中發展並加以完善的。

- 對於藏品的工藝問題，研究基於以下的假設：從製作的品質與細心程度可以推斷其產地背景，同時可能還涉及其使用的背景。研究結果顯示，藏品中的一些紡織品質量極高（紗綉、針織、御製刺綉）；一個經外交官認證來自慈禧太后寢宮的香爐展現了精湛的鑄造技術；青銅器、瓷器、卷軸和祖先畫像暗示了其不同的物質文化歷史；1900 年左右入藏的大量纏足女子所穿的弓鞋反映了當時掠奪者對女性身體的一種普遍性的劫掠。

- 在項目進程中研究人員對藏品是否有劫略的背景提出疑問進行調查與求證：其中一個例子是祖先畫，作為祭拜祖先儀式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按常規是不被允許出售，而是由本家族保存及傳



承的。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收藏有一幅非常特殊的祖先畫。它來自一個清代宦宦之家，畫中幾代逝者的面容繪製得非常精細與傳神。

- 與挪威等北歐國家相同，瑞士也是一個沒有殖民地的國家。因此我們的工作理念由此視角出發，並考慮到這些國家通過博物館和藏品對殖民主義有著不同的定位。<sup>1</sup>

為了對瑞士 1900 年前後的中國文物有一個初步的概覽，傅瑪瑞教授和周鈺博士與上述博物館進行了多方聯係。除日內瓦民族志博物館外（因為沒有足夠時間參觀日內瓦博物館，所以只參考了該博物館非常廣泛且資料齊全的線上資料庫），對所有博物館的中國藏品以疑似被劫掠物品為前提進行了討論、檢視、盡可能縮小了疑似被搶劫文物的範圍，並親自到現場觀看了部分文物同時獲取了眾多館藏額外資訊。所有參與項目的博物館在這項工作中都積極提供了協助與合作，各館相關工作人員不僅多次進行接待，並提供了館藏檔案與照片等，所到之處都對本項目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在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的工作坊展覽“被掠奪的物品？關於中國晚期王朝文物之五問”中，我們建立了一種全新的展出形式，在展覽中不斷向公眾更新博物館自身藏品的來源研究，以如下形式介紹研究的進程：定期進行導覽、更新展覽文本及媒體指南，邀請多位專家舉辦各種相關題材的公開講座、所有資訊可在線上 360° 數字展中查詢。<sup>2</sup>

由於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位於老植物園內，院內植物多收集於殖民主義時期，這與展覽的歷史背景頗為契合：僅蘇黎世大學的老植物園中就有六種來自中國的特有樹種和灌木品種。此次展覽也提供了本館的 BAK 項目的研究進展資訊，並在媒體指南中以單獨的文字和章節加以說明，同時對歐洲境內其他關於義和團劫掠物品研究項目的出版物和活動也在媒體指南中進行了鏈接與宣傳，特別是由來自柏林德國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 SPK 的 Christine Howald 博士主持的關於德國義和團戰爭劫掠物品研究的聯合項目的出版物和活動。我們的追蹤項目和物品研究進程的提議受到了廣大參觀者的歡迎，導覽、影片展示、講座等一系列活動也吸引了大量的參與者。尤其令人高興的是展覽吸引了大批來自中國的參觀者，他們對這個在德語區國家的第一個公開展示關於義和團戰爭時期中八國聯軍搶劫行為的展覽非常重視與贊賞。周鈺博士還通過微信學術平臺向中國的專家學者以及對此感興趣的各界人士發送相關訊息，因此使得本項目贏得了眾多反響，從而也使其在中國國內為各界所知。很多參觀者在參觀意見簿上留下了觀展後的感想以及各類建議與意見，例如一位參觀者在觀看展覽后寫下了如下的感言：

“當你注視著我

我是全新的、

我鮮亮而美麗、

但當我回望著你

---

<sup>1</sup> Vgl. Rasmussen, J.M. and Viestad, V.M.: Curation by the Living Dead: Exploring the Legacy of Norwegian Museums' Colonial collections. *Critical Arts*. 2022, pp. 63-83.

<sup>2</sup> [https://reichderbilder.de/360/pluenderware\\_360/](https://reichderbilder.de/360/pluenderware_360/)



我所見只是異國的眼眸。

是從我的國家

盜竊而來？是的！公平嗎？

我不能苟同

我佇立在這裡，是為了提醒自己這段過去

在祖國，我為衆人所知

但我只是其中之一

在這裏我吸引了衆多好奇的目光與關注。

來看看我吧，因為我有故事要說、

來了解我來自一個遙遠的地方和遙遠的時代。

我從故鄉被偷走

但現在我有一個目標

無論我身在何處，去往何方、

我將不同的文化融合在一起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世界。

Ruiz“

在 2023 與 2024 年德國關於義和團時期被劫掠物品研究的大型聯合項目中所舉辦的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議上，以及在 2023 年 12 月的聯邦文化局會議上，我們報告了瑞士收藏的義和團戰爭可能搶掠物品的研究項目。在得到瑞士聯邦文化局（BAK）和所有參與項目研究的博物館的允許後，BAK 項目的結項報告將以德文、英文和中文在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網站上公開發布，同時德國的聯合項目方及中國方面的研究機構與同事也將會獲得相關信息。

**d. 藏品統計 (依照藏品類型、調研時間或調研中間人所整理的藏品群組為準，包括項目進程中的變更)**

請參照附錄中的 Excel 清單，文件名稱：BAK Projekt VMZ ZH Liste moegl Raubgut Boxerkrieg Slg CH (BAK 研究項目 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疑似義和團戰爭時期劫掠文物清單)





### e. 所調查藏品來源的記錄（例如文物原始資料檔案或從博物館內部文件系統擷取）

在參與項目的博物館館藏數千件中國文物中，有 191 件文物被鑒定為疑似被劫掠財產。這些文物種類繁多，包括紡織品、瓷器、服裝、鞋子、繪畫、武器、旗幟、佛像、祭祀禮器、頤和園和長城的建築殘片以及各類家具。

從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的中國藏品中選擇出 71 件文物。這些文物大多在“被掠奪的物品？關於中國晚期王朝文物之五問”展覽中被展出。作為從瑞士以及歐洲人視角看當時中國的歷史佐證，同時展出的還有部分館藏圖片資料檔案中的歷史照片。其重點在於根據現有的藏品資料對這些文物進行來源研究，以期由此查驗是否有可能是被劫掠物品。

- 其中一個案例是 16 扇大型柚木隔扇，每扇高約兩米，各板都分為格心和裙板。其上佈滿了大量各類中國傳統紋飾及紋樣。根據其中的四爪龍紋飾可看出這些隔扇應來自於當時的王公貴族府邸或富有人家。此文物的館藏資料卡上明確記錄了這些隔扇“來自於北京的劫掠物品”。這件藏品和其他許多物品一樣，都是蘇黎世商人 Emil Aepli 的遺產，現收藏於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關於此人研究者我們知之甚少，僅可查詢的只有他當時的住址及幾封信件。

在帝制晚期的中國，木匠行會為北京富裕階層製作各類家具、門窗、隔扇及室內擺設。隔扇不僅是牆壁鑲嵌裝飾和房間內部空間分隔的重要手段，而且也是展示財富的重要元素。從義和團戰爭期間的劫掠報告中，我們得知這些隔扇或被八國聯軍當作取暖的燃料或作為戰利品帶回歐洲流入市場，一部分甚至在北京被當街拍賣。從館藏隔扇上的所看到的使用痕跡表明，它們曾在瑞士被作為室內裝飾使用，館藏檔案記錄中也表明它們很可能被用在了一個涼亭的修建中。

- 另一件藏品案例是一幅祖先畫。在中國，祖先畫用於祭祀先祖，是屬非常個人化的禮儀用品。它們常被保存於宗祠中由家族傳承，在一般情況下是不會出售的。然而，隨著中國的殖民化和歐洲傳教士的進入，中國的基督徒被迫背棄祖先崇拜信仰。因此，這也受到了義和團團民的指責與抵制。從關於義和團戰爭的報導中，可得知大量宗祠被搶劫掠奪的情況。目前我們還不清楚這幅祖先畫是否在此情形下被收藏。這幅祖先畫是由瑞士商人 August Hoffmeister 在中國收藏的，自 1908 年到 1948 年，他作為絲綢商人就職於廣州 U. Spalinger 公司。從 1939 年到 1948 年，他曾擔任過瑞士駐華總領事。這幅祖先畫是如何落入他私人手中的，還需要做更多的後續研究。

雷特博爾格博物館是所調研博物館中最年輕的博物館，它成立於 1952 年。其前身是世界藝術博物館，收藏有大量珍貴的中國文物，目前為止暫無法直接從館藏資料庫和檔案中找出義和團戰爭中被掠奪財產的案例。博物館中國藏品部的負責人向周鈺博士和傅瑪瑞教授介紹了雷特博爾格博物館多年來的來源研究，包括對中國繪畫藏品的研究。雷特博爾格博物館對義和團戰爭期間的收購問題非常重視，並與相關專家進行了多方交流與聯繫。

在對伯爾尼歷史博物館藏品的調查中項目我們首先從 3000 余件中國藏品中查出 752 件可歸入 1900 年至 1949 年期間調查範圍的中國文物。再從其中挑選出約 80 件（書籍、繪畫、武器、旗幟、紡織品、瓷器、珠寶和儀式用品）疑似劫掠藏品。在與伯爾尼歷史博物館的同仁進行交



流對話並多次在倉庫中查看相關藏品之後，除一部分文物被初步確認為疑似被劫掠文物之外，還有一些文物被確認為被劫掠物品。

- 在眾多文物中一件眾所周知，也是特別令人矚目的藏品是存放在伯爾尼歷史博物館內院中的一尊火炮。這件藏品已被證實是 1901 年義和團戰爭時期時任八國聯軍統帥的馮·瓦德西伯爵在對北京天文台進行掠奪時所獲。伯爾尼歷史博物館的研究人員已對這尊火炮的來源進行了研究與考證。<sup>3</sup>

在清康熙時代（1661-1722 年），康熙皇帝曾委託傳教士南懷仁（1623-1688 年）研發輕型、便於運輸的火炮，用於裝備清廷軍隊。南懷仁在明朝火炮的基礎上於 1681 年完成設計了五種不同類型的火炮，其設計目的是滿足不同的射程、重量和其他用途。當時由南懷仁為清軍監造的達到了約五百門。

伯爾尼歷史博物館館藏的這門火炮就是其中之一，屬於「武成永固大將軍炮」型。這種類型的火炮至今存世可查詢的仍有 17 門，其中 13 門散落在歐洲。德國和義大利各有四門。其餘的存放於奧地利、匈牙利和瑞士。

伯爾尼歷史博物館的中國藏品還包括一些武器、甲冑、制服和旗幟，它們很可能是在義和團戰爭期間作為戰利品而被收集的。如下的疑似被劫掠藏品是一套清代甲冑：

- 清朝的甲冑分為不同種類，有明甲、暗甲、棉甲等類型。前兩種鎧甲都是用甲片製成，後一種鎧甲則是用厚布料多層縫製，並配以泡狀銅鉚釘。到了清朝中後期，鎧甲多以棉甲為主，顏色較為多樣化。清朝皇帝不僅有防身用的甲冑，也有儀式用甲冑。這套館藏清代甲冑屬於禮服甲冑，由十一部分組成。該盔甲於 1906 年入藏于伯爾尼歷史博物館，它的前任收藏者是一位不知名的德國海軍軍官。從織物的明黃色和大量的龍紋裝飾來看，這套盔甲應屬皇室御用。

在眾多中國藏品中來自收藏者 Heinrich von Niederhäusern 先生和 Berta Anna Watkins 女士的藏品尤其值得關注。Heinrich von Niederhäusern 的藏品包括大量 1900 年至 1911 年間的武器和裝甲，可以推測這些絕大部分是義和團戰爭時期的戰利品。Berta Anna Watkins 的收藏中包括大量 1916 年前收集的瓷器，其特點是製作精美品質優良。因此，需要進一步的溯源研究與考證。

鑑定瓷器、繪畫、家具和各類儀式用具的工作很困難，需要對被劫掠物品進行廣泛的研究與求證。在這方面，不僅需要與相關方面的中國專家合作，進一步深度進行溯源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在對聖加侖文化博物館中國藏品調查中我們從中選取了 26 件文物。其中，藏品編號為 VK 4552 的乾隆皇帝得勝圖銅版雕刻和一件編號為 VK 4654 的卷軸已經遺失無法查看，我們認為這兩件文物可能與本項目所研究主題有很大的關聯。另外，有五件藏品被送回圖爾高歷史博物館，對此目前我們還沒有任何進一步的詳細資料。經過對現存中國藏品的詳細查看，以及與聖

<sup>3</sup> 參看論文：《來自伯爾尼的火炮》，<https://www.bhm.ch/de/sammlungen/provenienzforschung/spuren-kolonialer-provenienz/geschuetzrohr>;



加侖文化博物館 (St. Gallen Cultural Museum) 同仁的多次交流，十件可能是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物品的藏品被列入清單。其中，以下兩件文物尤其值得注意：

- 腰刀 (藏品編號 VK 2042)

關於其來源我們所知道的是這件文物是收藏家 Paul Jung 於 1922 年 2 月 13 日捐贈給聖加侖文化博物館的，它是 Paul Jung 先生從一位名叫 Frank Schulz 的人那裏所獲得。館藏檔案中標明這把腰刀來自某位義和團團民，在義和團戰爭中落入西方人之手。至於 Frank Schulz 是否參與了鎮壓義和團運動的戰爭目前尚未可知，對此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

- 明黃龍鳳綉女袍 (藏品編號 VK 1720)

此藏品屬於聖加侖文化博物館的舊藏，自 1918 年起一直由博物館收藏至今。這件女袍由黃色絲綢製成，上面綉有豐富繁瑣的圖案。正面中央所刺綉的是一隻鳳凰，中下部綉有大量姿態各異的龍紋及各類吉祥圖案。在女袍的下部綉有海水江崖紋。在清朝時期，這類圖案只供皇帝、貴族、官員及有封誥的女眷使用。從所用絲綢的顏色和大量的龍鳳圖案裝飾顯示了其極有可能是當時皇家御用之物。

通過對此件清代女袍的查看由此產生以下問題：這件女袍是否出自皇室？與其他清代龍紋圖案的袍褂不同，為什麼放置在衣物中心位置的是鳳凰圖案，而不是龍？這些方面需要做進一步研究，並與相關專家進行交流。

由於時間所限，在對日內瓦民族志博物館中國藏品調查中我們只能借助於線上資料庫對其中國藏品進行梳理與查詢。我們初步從中挑選了 52 件符合項目主題的文物，這些物品包括紡織品、繪畫、武器、家具以及來自頤和園和長城的殘片。以下是其中兩件文物的基本信息：

- 御座靠背

這件御座靠背應屬帝王寶座的一部分。遺憾的是，館藏檔案中沒有查到其收藏者的相關資訊。御座靠背面料為明黃色絲綢。其上繡有豐富繁瑣的圖案，其中包括八仙、五爪正龍以及壽字。在靠背的下半部分，綉有海水江崖紋。

- 樸刀

在 1925 年的館藏檔案手稿中我們找到了如下信息：

“中國劊子手的長刀，由一名軍官在公使館區圍攻事件中奪得；長單刃，雙手柄以繩索包裹。北京”

以劊子手長刀來命名此件兵器似有不當，因為清代，樸刀並不是用於行刑的工具，它屬朝廷步兵裝備的一部分，曾被廣泛使用。

經過初步的考察，我們發現日內瓦民族志博物館收藏的眾多文物有著較高的品質，這其中包括了瓷器、象牙籃、龍袍和家具等。此外，還發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文物，例如頤和園的建築碎片等，因此對這些文物做進一步的溯源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在考察巴塞爾文化博物館 (Museum der Kulturen Basel) 的中國藏品中我們首先從中精選了 300 多件藏品。這些藏品包括 1900 年至 1949 年間收集的書籍、繪畫、武器、旗幟、紡織品、瓷器、珠寶、禮器和樂器。經過再次篩選後，有 27 件藏品被選入疑似劫掠文物名單。其中以收藏者 Naas 的藏品和男爵 Freiherr von Gebattel 的藏品尤其值得關注。Naas 藏品於 1901 年由博物館購入，其藏品包括來自北京的弓箭、腰刀和朝珠。這些藏品極有可能收集於 1900 年左右，並且有些藏品據記載來自北京，因此進一步調查這些藏品的來源是非常有必要的。編號為 IID 5877、IID 5892、IID 5895、IID 5896 及 IID 5897 的文物原本來自男爵 Freiherr von Gebattel 的收藏，1924 年由一位名叫 Rudolph Iselin 的收藏者購得，之後又被巴塞爾文化博物館收藏。據調查這位不知全名的男爵很有可能是 Ludwig Hermann Freiherr von Gebattel (1857. 01. 15.- 1930. 09. 20.)，1900 年他曾參加了鎮壓義和團的戰爭，在北京東亞遠征軍陸軍最高指揮部 Maximilian Count Yorck von Wartenburg 上校麾下擔任總參謀官。

此外，還有為數不少的藏品也需做深入的研究。不僅要從其來源和收藏者著手，同時也要研究其本身的歷史意義與價值。例如：編號為 IID 1632 和 IID 14663 的藏品。藏品 IID 1632 是由龍紋袍裳組成，經查看，確定它們並不屬一套。在龍袍上有許多精美繁瑣的圖案，保存狀況良好。其特別之處在於所有的圖案都屬織綉工藝而非刺綉。根據南京雲錦博物館同仁的初步評估，這件龍袍的材質極有可能是出自南京的雲錦，此方面還需做進一步的研究。

- 藏品 IID 14663 是一副清代女子雲肩。在館藏檔案中有如下資訊：

“1991 年 3 月 23 日在巴塞爾跳蚤市場購得。據德國賣家說，來自一位曾隨部參與鎮壓義和團的德國士兵的遺產”。

此資訊所指這可能是一件被劫掠的物品。這副雲肩上有許多刺綉圖案，手工細緻精美。如能對此藏品在材質與刺綉技藝進行深入研究並與中國有關專家學者進行交流，對確定該藏品的來源地區以及當時佩戴此類雲肩的社會階層將會有極大的幫助。

為了在有限的時間內確保本項目的可行性，我們只選擇了對那些在 1900 年至 1949 年間被收集或進入博物館的文物進行分析，也就是當時那些被即時運送或通過貿易流通的文物。然而，有為數不少的文物是在 1949 年之後陸續進入博物館收藏，並且符合本項目所選的類別。例如上文提到的編號為 IID 14663 的雲肩，以及編號為 IID 10626 的清代甲冑上裝。因此，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在今後對調查瑞士博物館收藏的來自中國的被劫掠物品時，應該考慮更長的研究周期。

我們的項目團隊在上述博物館進行廣泛的研究後，從中選定了 191 件藏品並建立了一個 Excel 信息資料庫。其中 71 件來自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30 件來自伯爾尼歷史博物館，10 件來自聖加侖文化博物館，53 件來自日內瓦民族志博物館，27 件來自巴塞爾文化博物館。該信息資料庫包含德文及部分中文和英文的文物名稱、入藏日期、購藏方式、收藏者、材質、尺寸、銘文、年代、對藏品的注釋、疑似可能為劫掠財產的原由，以及部分網站相關信息鏈接至線上藏品相關頁面的鏈接。

i. 關於人類遺骸收藏方面，還應盡可能提供死者的所有個人資料（包括任何相關專家或科學研究報告）；



作為本項目的一部分，瑞士的人類學藏品（類似於德國的人類學藏品）是否可能包含當時被砍頭的疑似義和團拳民的人類遺骸（頭顱）或來自義和團戰爭期間來自被挖掘墳墓的人類遺骸（頭顱）的問題浮出水面。<sup>4</sup>我們已就此向瑞士的各個收藏中心提出詢問，但直至撰寫本報告為止，仍未收到這些收藏中心的回覆。

ii. 來自藏品來源國家的諮詢查詢/資料請求，僅限於在被研究文物或人類遺骸相關文件資料已經建檔的情況下。

本項目引起了各界眾多學者的興趣，也包括在中國的社交媒體上周鈺博士曾發佈過許多相關資訊。很多人在來函中表示，他們非常讚賞對義和團戰爭、八國聯軍搶劫行為以及瑞士博物館藏品中所有被劫掠的物品進行報道，並舉辦相關主題展覽，以期更進一步瞭解及還原歷史真相。

儘管在瑞士博物館中收藏了一些值得關注的義和團戰爭時期的文物，例如伯爾尼歷史博物館前的來自北京的火炮，但中國各界的興趣無疑主要集中在大英博物館、羅浮宮等機構，因為在這些博物館中收藏了大量的來自中國的珍貴文物。在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的展覽中，Ricarda Brosch 女士的演講令人印象深刻，她向觀眾展示了清代帝王陵墓中極為珍貴的陪葬品。

2024 年 2 月 22 至 23 日在慕尼黑舉行的 "BOXERLOOT! 博物館藏品、義和團戰爭與劫掠行為" 國際學術會議中，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也參加了此次會議。在中國，相關機構正在努力通過調查和有針對性的研究來瞭解流失海外被劫掠文物的現狀。迄今為止，已經有個別國家歸還了相關文物，尤其是 1950 年代的前蘇聯和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

**f. 與本項目相關的歷史人物的研究傳記（包括傳記資料）、簡介和交易路線的文件資料，例如：**

i. 某些個人，例如殖民地政府、傳教組織和軍方的成員，以及商人、收藏家、製造商、物品使用者、先前的擁有者、其後人、倖存者和其他相關人士

在瑞士收藏的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物品調查項目中，對個別收藏家的深入研究不是無可能就是沒有查無結果。收藏者 Ernst Aepli 就屬於這種情況，他曾為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購買了大部分相關物品。根據檔案資料，Ernst Aepli 也索回了某些帶有被劫掠背景的文物。例如來自一個翰林院圖書館的書籍封面，該圖書館在義和團戰爭時被燒毀。在這些被索回的文物中一部分已被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做了藏品編號。這些物品後來被送往何處，以及這位收藏者為何會取回這些藏品，至今尚不清楚。

ii. 各類機構，如貿易或運輸公司、民族學經銷商、拍賣行或協會

<sup>4</sup> Holger Stoecker: 初探：慕尼黑人類學國家收藏中心的殖民時期藏品來源研究。2023(?) 手稿，經作者許可取得。德國已對義和團戰爭的人類遺骸進行研究，請參閱 Haberer, Karl: 《來自北京的頭骨與部分骨骼：對蒙古體細胞民族學的貢獻》，耶拿 1902 年。Birkner, Ferdinand: 《對中國人種解剖學的貢獻》，1904 年慕尼黑大學任教資格論文。



在此必須一提的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起，旅居瑞士的華商推動了工藝品和文物的貿易。但難以理解的是其銷售的中國工藝品的認證以及拍賣方式，對此至今似乎仍鮮有研究。在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收藏著一件由荷蘭外交官認證、來自慈禧太后寢宮的香爐。它是博物館上世紀五十年代從蘇黎世的一家公司或東方藝術画廊購得的。長期以來，文物帶有“義和團戰爭劫掠品”的描述，特別是來自宮廷文物的劫掠品，是用來對文物宣傳的一種手段，同時也是一種價值證明的欺騙手法。不難想象這裏會有一個灰色地帶，就此目前我們還沒有辦法去探尋究竟。

**g. 與本項目相關的機構歷史資料文件，包括受資助機構及任何前身機構**

-

**h. 項目進行過程中所研究的歷史背景資料，包括瑞士或歐洲方面，以及藏品來源國當地（包括重要事件和地點）**

西方、中國和日本學者對義和團戰爭的歷史背景進行了大量相對完善的研究，俄羅斯漢學界也進行過這方面的研究，但遺憾的是，我們還不知道其具體研究的程度。在特展“被掠奪的物品？關於中國晚期王朝文物之五問”中對這段歷史背景的描述與展示中，我們使用了年表、來自館藏檔案照片、文字展板和帶有附加文字的媒體指南的手法。所有這些信息都可以在民族學博物館網站上的 360° 線上展覽檔案中查詢觀看。<sup>5</sup>

**i. 在項目實施過程中國際及本國學術研究平臺交流**

本項目和所取得的成果通過我們在歐洲和中國的學術平臺廣泛傳播：

- 除了在我們自己的學術平臺發送信息外，周鈺博士還通過微信在中國學術交流平臺發布了關於展覽和項目進展的訊息以及展覽評論。
- 在我們研究項目進行的同期，在德國也成立了一個獨立的主題為“義和團時期劫掠品” (Boxer Loot) 學術交流平臺。在柏林普魯士文化遺產基金會 (Stiftung Preußischer Kulturbesitz) 的 Christine Howald 博士所負責的聯合研究項目目前正在研究德國博物館收藏的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文物。<sup>6</sup>這個有德國八家博物館參與的聯合研究項目匯集了國際相關各界專家並組成了網絡交流平臺，因此我們也獲益匪淺。在該聯合項目舉辦的兩次國際學術研討會<sup>7</sup>中，我們都對本項目中個人的學術研究做了詳細報告。

<sup>5</sup> 參看：360° 擴展的展覽空間。 [https://www.musethno.uzh.ch/de/ausstellungen/360\\_grad\\_ausstellungen.html](https://www.musethno.uzh.ch/de/ausstellungen/360_grad_ausstellungen.html).

<sup>6</sup> Traces of the 'Boxer War' in German Museum Collections, s. unter <https://www.smb.museum/en/museums-institutions/museum-fuer-asiatische-kunst/collection-research/research/traces-of-the-boxer-war/>

<sup>7</sup> 2023 年 3 月： <https://www.smb.museum/en/museums-institutions/museum-fuer-asiatische-kunst/about-us/whats-new/detail/workshop-on-2-3-march-2023-carried-away-research-into-the-provenance-of-museum->





-項目進展期間我們也跟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研究人員進行了交流，該機構與德國方面合作對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文物進行研究。因此傅瑪瑞教授和周鈺 2024 年春季在慕尼黑舉辦的關於義和團時期被劫掠文物的國際學術研討會期間與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同仁們進行了交流。

- 周鈺博士和中國博物館界有著廣泛的聯繫，項目及展覽進行中中國學術同仁們曾對我們進行了多方幫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由於我們將在民族博物館網站上以德語、英語和中文發表本項目結項報告，因此我們期望此報告能被廣泛宣傳。

## 總結

### a. 結果評估

研究結果表明，幾乎所有的瑞士民族學藏品中都有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或可能被劫掠的藏品。這些文物通過購買、捐贈、遺產饋贈以及在某些情況下有針對性的收購進入博物館。由於某些文物源於搶劫因此缺乏文獻記錄，對於這類文物的來源研究通常很困難，在研究過程中我們也沒有發現瑞士直接參與掠奪的證據。瑞士在 1900 年左右沒有任何殖民地，同期在中國也沒有設立外交代表，當時的瑞士收藏者對義和團戰爭有著各自不同的視角定位。他們也曾熱衷於通過各種渠道（包括真品證明）獲得來自中國皇室的文物。然而，也有證據顯示部分瑞士人對義和團運動持支持態度，或以另一種方式將物品交付於人，例如一位中國官員將自己的全套官袍託付給瑞士鐘錶商 Hüssy 先生，之後 Hüssy 的女兒在 2009 年將這套官袍轉交給了蘇黎世大學民族學博物館，在此事例中可見，這位瑞士公民實際上是文化財產保管者。據我們所知，此類收藏及私人建檔的類型并非孤例，而此類研究至今并未展開。

### b. 未解決的問題和進一步研究的需要

本報告附有一份 Excel 清單，列出了 191 件有必要做深度溯源研究的文物。這裏需要強調的是，1900 至 1901 年間的劫掠行徑是在一個非常混亂狀況下發生的，這些物品當時幾乎沒有做任何記錄，並且它們抵達瑞士的轉運路線也沒有被記錄下來。

正如前述有關德國博物館收藏的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物品的聯合項目的研究發現，對於許多品質一般的藏品，其研究結果非常有限，也不值得花費精力去研究。此外，正如我們在本報告中所顯示的，對於品質較高的相關藏品，不僅需要檔案研究方面的專業知識，最重要的是需要藏品鑒定方面的專業知識。例如，需要瓷器專家來評估館藏瓷器包括御用器的品質，也需要中國紡織品專家、卷軸與書畫專家、青銅鑄造方面的專家等等。

---

[objects-from-the-boxer-war/](https://www.smb.museum/en/whats-new/detail/boxerloot-conference-on-22-and-23-february-2024-in-munich/); 2024 年 2 月: <https://www.smb.museum/en/whats-new/detail/boxerloot-conference-on-22-and-23-february-2024-in-munich/>.





在我們看來對文獻記載較為詳實的個別藏品似乎很有希望進行更深入研究。伯爾尼歷史博物館在研究當時在對北京天文臺劫掠中所獲得的火炮的來源方面做得非常到位，並且在瑞士較小的博物館中一些藏品也得到了很好的溯源研究，因為在我們看來，藝術品市場、收藏者以及一些機緣巧合都可能將疑似被劫掠文物帶到瑞士的各家博物館中。例如：報告中所提到的溫特圖爾自然博物館（Naturmuseum Winterthur）中那枚英法聯軍在 1860 年圓明園搶劫得來的玉如意（此案例來源于溯源研究員和民族學家 Raphael Schwere）。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指出，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來，瑞士幾乎沒有對中國藝術品和文物貿易史進行過研究，這似乎是一個重要及迫切的研究課題，也是為了瞭解可能最終落入私人收藏的文物的數量與規模。收藏界對與中國藝術品的興趣及市場需求，似乎一直存在至今。在我們舉辦的展覽講解及相關活動中曾與一些藝術拍賣市場的參與者所進行的討論極具參考價值。

由此可見，將瑞士收藏品的調查範圍擴大到各家地方歷史博物館以及專類博物館如瓷器博物館、鐘錶博物館等很有必要。因為通過各種的因素那些有著被劫掠北京的文物也會流入此類博物館。

對於一些已鑒定的各類精美瓷器、繪畫和紡織品，我們建議和中國專家合作進行更深入的調查與研究，例如邀請中國北京故宮博物院等各家博物館的相關專家瑞士進行訪問交流。我們在前面提到，在慕尼黑舉辦的國際學術會議上曾遇到了故宮博物院的同事，他們對本項目的研究提議抱以非常積極的態度，並將其視為了解海外流失中國文物的重要一步。

#### **附錄：瑞士收藏的義和團戰爭時期疑似被劫掠文物清單**

這份 Excel 文檔包含了瑞士多家博物館收藏的 191 件經過初步鑒定可能是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的文物清單，其中包括少數經證實確認為來自中國義和團戰爭時期被劫掠的文物。到結項為止，文檔中所列文物大多數被視為疑似被劫掠的財產，因為其被收藏年代（1900-1949）和藏品質量例如來源於御用作坊的標識、某些特定背景或者在檔案資料中對掠奪背景的個別標注，都顯示應對它們進行更深入的研究，以澄清其來源，並盡可能確定或排除其是否源自義和團戰爭時期的掠奪行徑。

Excel 檔案需求請致函此郵箱垂詢：[flitsch@vmz.uzh.ch](mailto:flitsch@vmz.uzh.ch)